

西山日記二

涵芬樓
第七集

深心

長沙於逆瑾時以妾蛇見疑顧其橐無餘貲晨起夫人輒具紙筆索書以為常公頗厭之夫人曰相公靳數行何以為午餉具耶更知其初念不為富貴也

達觀和尚入京慈寧賞賚甚厚手不染一文以此雖網羅被逮上終不甚怒也

分宜盛時門下佞幸造元輔坊於臬司前時僉事顧公某華亭人也執不可按察乃朝廷法司相公欲監坊寧惠無隙地耶胄子欲以考切法中之分宜輦盛曰海內視吾家不知為何等物不若留顧僉憲

稍存體面今臺省有私憾竟作放胆文分宜尚畏公議者也

荆川先生平居冬不爐夏不扇敝衣冠終日夕端坐盛夏對客體不汗巖居數十年四方之志甚銳過自磨鍊以成功名一出而兵敗名損吾不能解也

王司馬積有勘亂才事未及訥然若不任者及之則喜然中節既至而叩之又若不任者三佐藩而以戰功得金幣賞然不肯為人言兵事其補陝西也候闕踰歲至賣衣裝為餽炊費乃上書乞休吏部為愧而後補之仕宦四十餘年僅具中人產

徐文貞作相時以諸子托馮南江御史孫穀齋宗伯有不法鄉人輒

具手本于二公二公面責諸公子或杖其綱紀呂君需文貞督學時
門生也作相時延為幕賓每相見輒正色直指徐璠云、公亦強顏
親之前輩苦心如此其子亦多不肖況今日乎

劉忠宣公大夏凡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行者不以公移顯
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委事無大小無不盡
心力不相欺負

楊石齋久入閣漫無見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偉臣竊柄天下洵、有
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泣下曰久不負良意已而武宗崩于豹房
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始服公之才量

西山日記
卷上
真拙堂

名將

胡襄懋鎮浙時一日宴茅少宰柳州亭至湧金門內麻陽兵振輿請
月糧公好語慰之已復譟呼者三公若弗知也者赴宴賓主歡洽時
譟卒候道左俟終席再請之漏下五六十刻席未散諸卒弗能待也
競逆去明晨公開轅門忽呼麻陽兵入數其罪斬隊長一人懸首於
街蓋昨暮宴客時公已蚤入有肖公者代公周旋旁觀者弗覺也即
此机變有古名將風

襄懋雅才譚襄敏綸時譚與曹公邦輔各備兵浙直襄懋有奇兵欲
委譚令兩兵使各具議襄懋故譽曹而叱譚曰腐儒安知大計賊聞

遂易譚、卒以奇兵勝襄懋善使酒、中嘻笑怒罵皆兵机也

世廟末倭據興化俞大猷攻之久不下胡襄懋命參將戚繼光提兵三千赴援繼光入閩請于中丞曰幸借一營安諸軍遠來疲敝不能戰也當作持久計中丞許之繼光夜率軍啣枚疾走人持一糗煤及土硃各一囊明夕抵興化城下三千卒各塗面攀堞而上倭偵知兵不時至各大醉我兵即抽其刃、醉卒比覺錯愕不知所出互相殺且盡我兵開門繼光具大將旂鼓砲而入城中倭往南門逸門大開亟走海濱伏兵邀擊之倭盡殲賊所掠子女玉帛悉入繼光橐充軍需大猷忿甚忤繼光專其功盖戚以謀勝俞力戰無益也

項廷堅兵使語余云百年來能按古兵法治軍政者曾襄愍督餉違
限者止十刻一戶曹郎一別駕立斬以徇或讓公曰不已甚乎曰此
三軍司命也未幾緹騎來逮公候轅門者三日不敢入公聞乃就縛
上猶怒諸校稽遲杖之百鐫一秩云公去鎮後積鏃羽數千萬習猴
子於馬上接矢幾數萬矣公無罪身死為天下笑惜也

吳司馬堯在薊鎮時俺荅來議和親公對其使大言曰初意俺酋為
冒頓乃今觀之駭豎子爾其使曰何曰如和親被窩內那用得通事
片語詆諧其事立寢若今直費幾許說詞矣孫文融中丞以公張黨
意輕之蓋棺事定兩公相去何如哉大將立切疆場勢不得不與權

西山日言 卷上
臣昵解組後家無餘貲邊人至今思之何可輕訾也

胡少保時得一白猿將獻之上令人百計馴之教以跪起稱觴之節不用命謀之豢狙者曰是不難呼老狙十數共習之一狙不用命輒拔劍斬其首猿股栗左右無不如意嗟乎此得孫武子兵法者也

王晉溪在西北脩築花馬池一帶邊牆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役功亦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々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寇犯界即遣二指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死于敵

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更戰時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之體

西山日記卷上
五十五

循良

溪亭先生初令分宜止携一僕一奴簾寢後堂即衙齋不居也治國如家愛民如子數十年後張莊僖公過其邑人知為先生鄉人也牽帷問曰嚴外婆無恙否曰棄世久矣聞者大慟罷市三日嚴先生者真道學不獨循良也

先大夫嘗言為令有法理詞訟徵錢糧其最要者錢糧撮其要額起解若干如絲絹軍餉墊庫漕折輕賁三路銀兩其要者某項某時解某項待催牌後解各有舊規書其數於座右按時起解其存留聽本縣發者量其事之緩急役之勞逸以意自為調停今歲暮征收甫畢

老胥及包役及士夫居間徃、將不急冗雜朦朧星散而遺其重且急者上司一有催迫輒重加鞭笞或那借各富戶神勞於箕歛怨叢於敲扑不得其法故也詞訟自三院兩道本府刑廳本縣各置一冊一切讞詞上司批詳細書各項下日置左右翻閱完事方銷左右不得假手緩急諺云書手窮翻卷宗上官不得其要領故也

每日僉押先晚先送稿施行明日方僉押六房以次抱牘上堂不得攬越先大夫兩為令當獨宿書房夜半秉燭以一水板錄緊要事宜于上令一謹愿隸以手摺書之置諸袖緩急先後了然胸中僉押而攬越其應僉不僉不應僉而僉者各予杖胥史救過不暇是以事簡

而神不勞握其要也御衙門人鞭笞重則筆下從寬筆下重則鞭笞
輕兩者並重則人無所措手足矣凡堂上即門子非呼喚不得至凡
案間干請之牘以三尺為主衡以公論不輕假借而人亦不怨也詞
訟除人命強盜及上司批發外願息者聽拘攝用里老差人不得下
鄉佐貳每月批詞各數紙立限竣事紙牘即與之色嚴而意寬正已
而近人情審盜曾經捕人吊打者必加意鞠之嘗曰蠶楚之下何所
不誣服豫章時病劇矣強起親審盜情數起反覆詳盡呼小子語之
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賊賊凡民家所有者強半不真慎之
先大夫令寶坻有一富豪奸其姻家母者業已坐戍矣其人行千金

大京兆臧城旦未幾按使者至以其姓名上其隣人有輸賦至邑者
先大夫好語之曰若與某左右居乎曰然曰幸為我寄聲其人至即
收獄上之御史臺其人叩頭請死無他語也按使者顧諸令曰訪犯
自以為不寃者獨寶坻耳仍論戍臨發其人絮泣曰某應死願以妻
子為託先大夫終任遇其隣里至輒慰之曰某之戍法也獨其阿堵
為祟多此一番勞攘爾鄉曲有相恤之義若等幸加意卵翼之其家
竟無恙

先大夫為令凡徵收令納戶書其里甲姓氏所輸銀數自投于櫃贗
者杖而倍罰之輕鎔銖者罰如數民亦不敢有犯者豈壯人不若東

南之役耶先大夫兩為令無羨金贓罰紙贖不入衙舍先安人以下
目不睹阿堵寶坻築堤數十里不煩上官設處不費閭閻絲毫所謂
以地方之財供地方之用也久而尸祝于其地子若孫韋成立繁衍
所取與俗吏孰多天道哉天道哉

李中丞守吳興擒二巨豪一嚴于介一茅翁積翁積瘦死獄中于介
倘極拷掠一郡快之諸生中小不如法一切陰事無不洞悉有觸輒
發未嘗苛求也一日坐堂皇有一隸髯而侍公呼曰若有弟亦歸安
隸耶其人皇急曰若隸爾何以兼教唆且兄弟同業何也其人不能
隱叩頭請死公曰汝能盡發諸教唆於郡中者吾且貸汝死即命片